

宋遺民錄

中

可

宋遺民錄卷六

唐玉潛

唐珏傳

金華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

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珏曰  
我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貽遺  
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  
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屠及哀陵  
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  
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  
師閒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也坐有指

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去比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閩人亦奇

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其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唐義士傳

羅靈卿

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過予溪上示遊杭雜橐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予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

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閒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

諾中有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唐  
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  
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  
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  
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  
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  
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  
赫赫飛風雷號令摔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  
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掀

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  
出觀燈歸忽坐瘧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  
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  
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  
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吾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  
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  
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  
有治中袁俊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  
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



宗邠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頽頽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

行二首曰馬箠問饒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  
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  
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  
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  
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  
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  
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  
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  
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

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  
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予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  
無恙靈卿旣具聞始末謂端叟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  
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  
河清六合勢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  
鼾睡耳聖朝量包覆幬恩完猶狘煦育亡國遺亂坦無  
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  
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  
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

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  
下者之資稟與予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  
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  
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  
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  
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  
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  
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  
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

者采焉

跋

董幾重

石林吉翁

釋燄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剔骸之慘勢張威攝孰  
撻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  
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  
游魂於獸罽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燄視漆身隕  
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  
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載采

厚齋載道

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  
紂死矣旣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  
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  
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  
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  
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  
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  
中毀家取義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祕計  
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

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  
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尚  
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  
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殆矣  
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  
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  
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  
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  
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

冬青樹引別玉潛

謝翱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翱之所作也宋啟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迺乘莫夜使人收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翱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為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玉潛珏字也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

山南陲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陽谷上有

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墮唯一日焉靈禽者鳥也鳥者陽精也精為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上也日者君之象也

龍髓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為諸浮屠造白塔於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



民籍戶口其丙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為吐  
渾所敗歎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言其必有

不利於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恆星者常  
見之星隋

時者矣天文志恆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春秋傳  
願

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

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昔唐立宗  
至睿宗之陵見金粟

山岡有龍幡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  
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此以比爾離離多貌言其

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  
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况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即

鳥也杜甫拜蜀鳥  
之魂者良有是乎

予既注臯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